

心香一瓣

秋荷花月夜

□王慧春

昨晚,风是如此柔和,如此轻软。我和爱人开车向山里驶去,一路上景色宜人,时不时碰上秋收晚归的老乡。两边树木纤细的枝丫和成片的庄稼静悄悄的,一股发出悦耳旋律的涓涓流淌的清泉,跳过各色各样的岩石,顺着山路潺潺地流入山下。

秋
荷
月
夜
王
慧
春
画



《秋荷摇曳》 霍春阳

路边有人在收花生,上前来,一丛丛、一串串,散在褐土上。老乡大姐笑着抓起两把给我们,我们也有意买些,搜尽所有衣兜和车里的抽屉,一共6.3元,大姐一再给我们多装:“田里土土生长的,没个多少。”大姐说。她的纯朴是自然的,让人心里暖暖的。

一片荷塘,蓦然惊心,夕阳下,天与地寂静无声,荷塘中三分绿叶、三分枯萎、三分明黄,老柄无力,蓬帐低垂,没有了挨挨挤挤的繁盛,没有了轻盈若仙的荷花,在这僻静的乡村,更没有熙熙攘攘的赏花人。白天的工地纷纷扰扰,利来利往,其中有世情的热烈。热爱、热心、热闹、热衷、热烈、热情……是烟火,是人情。人在世间烟火里久了,需要跳脱,站在荷塘边,缕缕荷香裹着身体,今晚这一池秋荷都属于我们了。

漫步在山间、河边,更多在田畴,我觉得自己慢慢变轻。桂花、三色堇、菊花、牵牛花等各色野花,玉米、大豆、芝麻、丝瓜、黄瓜、茄子等瓜果蔬菜,板栗树、白杨树、马齿苋、狗尾巴草、益母草等草木。无论什么植物,只要出现在旷野,它出现的地方就是最合适的,无论都已接近凋谢,无论快要枯死腐朽,都是它至美的时候。没有一样是多余的,它们的生长也从来不会杂乱,雨露、清风和白日的阳光,安排了它们最佳的生命姿势。

人一上年纪,最忌讳别人说老。原因很明显,老意味着年华逝去,生命时间在减少。内退赋闲在家的老刘,同样在意这样的认知。

一晚,老刘去夜市吃刀削面,屁股刚坐定,老板娘热情招呼:“大叔,您吃大碗还是小碗?”老刘不乐意:“你什么意思?看起来和我年龄差不多,叫我大叔,我有那么老吗?”说着就要甩袖而去。男老板见状赶紧挽留:“大哥,我老婆不会说话,见谅呀!我家的刀削面可香了,不吃可要后悔一辈子!”

“好,我吃一碗再打包一份。”老刘满脸洋溢着舒畅的表情,吃罢开心地走了。老板两口子笑弯了腰:“这个小老头应该

快乐家园

垂柳摇曳,晨风拂过脸颊,肺腑突然涌进一阵馥郁的桂花香气。哦,秋天来了。课后,习惯于教学楼后面的小花园里漫步的我,不知不觉间,一脚踏进了校园的秋天。

五棵高大健硕的金桂,就在我面前不远处迎风站立。此刻,它们沿着花园小径呈纵队排列,向我点头致意。这是我文字里的金桂吗?那时我以校为家,因为卧病在床,整日里房门紧闭。读安师时的同学班长来看望我,一推开门,风里裹着桂花的香味飘进了屋。“啊,原来门前院子里的桂花树都已经开花了……多么熟悉的花香,因为我的卧床不起,竟与她咫尺天涯,恍若隔世。”我在《你好,青春》里这样写道。如今,几经辗转,我的身体康复,再次回到亲

若非亲身经历,我万万不敢相信,有生之年竟会给我大十几岁的男人“当”一回妈妈。

晚上十点,趁着女儿熟睡,我也迎来了一天里难得的、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。正拿手机刷着新闻,微信窗口却突然跳了出来,铃声划破安静,担心惊醒女儿赶忙挂掉,却听到沉闷的声音传来:“喂,我是小米,卖小米那个……”原来是慌乱中摁错了红绿键,赶紧一骨碌爬起来去客厅。

“小米?”看看手机,原来是以前买小米的店家微信。“有事吗?”我小声问。“唉……”电话那头只是长长叹口气,接着便是久久沉默。都这个时间点了,路人店家,还有那一声情绪低落而无助地叹息,种种因素联系在一起,让我疑惑万千。见仍没有新的反应,只能索性挂断。蹑手蹑脚回到卧室,躺在床上却睡意全无,脑海中想起店家的模样。

他,约莫五十岁左右,个头不算高,皮肤黝黑,额头布满纵横交错的皱纹,浓浓的陕北口音极具鲜明的地域标识,每次去都能看到憨厚而亲切的满脸笑容,装袋、称重、算账,动作娴熟麻利,是一个典型又普通的陕北汉子。他家店铺并不是街面旺铺,但所卖的小米地道正宗,慕名前来购买的顾客络绎不绝。

孤芳自赏

□王原昌

到了花甲之年,却自命清高,自我欣赏,活得累呀!”

老刘回家后给老婆说了吃刀削面的事,并且手舞足蹈在客厅打转:“哎呀,能被别人承认年轻是多么美妙的事。”然后到卫生间照着镜子打趣说:“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看的人呢?”

老婆痴痴地笑:“你是童心未泯还是幼稚可笑呢?”

一次老刘去县城办事,刚上公交车,一个中年男人起身让座:“老汉叔,你坐坐。”老刘怨怼:“称呼叔就称呼叔,怎么还加上个老汉?你知道老汉的意思吗?会不会说话!”中年男人瞪着眼说:“狗咬吕洞宾,不识好心人,爱坐不坐。”

到了一个站牌,中年男人拍了拍老刘,跳下车怪声怪气喊:“小兄弟呀,大哥下车不陪了。”气得老刘就要追着理论。

回家后老刘又耿耿于怀,给老婆说了此事,老婆劝道:“大男人整天为别人称呼的事生气,值得吗?岁月不饶人,谁能让时光倒流?”得不到老婆理解,老刘说:“头发长见识短,不和你说了,明天我钓鱼去。”

第二天老刘到野河用海竿浮钓鲢鳙,看见一个老头在身边,明显没有钓上鱼。老刘开饵抛竿,不一会儿就钓上了一条近十斤的花鲢。老头凑上来说:“老哥是高手,用的什么饵,今年高寿?”

老刘说:“本人贱岁五十六整,自己配

校园的秋天

□石昌林

切的校园,又一次与我的金桂亲密接触,怎能不心潮澎湃!怎能不激动万分!“平分秋色一轮满,金桂飘香正当时。”校园的秋天是被金桂芬芳的笑脸吸引过来的。

学生宿舍楼前的“汉滨区建民初级中学学生劳动实践基地”指示牌后面,一群学生正挽起袖口、手提水桶,分散着给地里蔬菜浇水。小白菜的脸庞被晶莹的水珠冲洗得干干净净,一时兴奋地摇头晃脑;大白菜的肌肤在孩子白白胖胖的小手的映衬下,也渐渐现出白皙的底色;吸足水分的小萝卜,迎风起舞,扭动一片青绿。校园的秋天是被孩子们的小手浇灌出来的。

早操铃声响起,和学生一起来到操场晨练。旭日东升,随着广播音乐响起,无数金色的音符在操场上欢呼雀跃。还是那

棵木瓜树吗?“木瓜花在绿树丛中探出鲜红的小脸蛋儿,向我挤眉弄眼:‘石老师早上好!’”这是我在《拥抱校园的春天》里写下的文字。如今,木瓜花当然看不到了,取而代之的是枝叶间泛着金黄色光芒的木瓜果,说着那句不变的问候话语:“石老师早上好!”校园的秋天是从木瓜的声音问候中走来的。

工作累了的时候,习惯到图书楼前的凉亭里坐坐。绿树掩映中的凉亭,青砖台阶,黛瓦飞檐,古朴而典雅;木制的凉亭,立柱是木质的,四周的栏杆是木质的,有靠背的条椅是木质的,以手抚之,厚重而真实。手捧一本书,于凉亭中随便落座,也不真读书,只是缓解一下疲劳,只是想一想自己的学生,思考一下后面的教学工作如何开

别怕,妈在

□梁萍

我也是忠实顾客之一,除了自购外,还会采购一些送给身边的亲戚朋友。因是老顾客,每次购买时,他总会在称足量之后,还会特意多加一些进去。后来有了快递,就更方便让老板直接邮寄给远方的好友故人。他们收到快递后,分别反馈说了小米,还收到老板贴心赠送的陕北油馍馍或米糕。不经意一算,已和他有了长达十余年的生意往来。

有一次,因为他赠送的实在太多,想到做生意挣的都是辛苦钱,觉得过意不去,大概估了价,转去一百元红包,他却怎么也不肯收。一番你推我让之后,收到他的一小段语音,大概意思是:我第一次去他家买小米时,凑巧是他老母亲的生日,见我的第一眼令他惊喜,我的容貌很像他妈妈年轻时的样子。听完之后,心里还想着,没想到这看着老实巴交的陕北汉子,终究是个生意人,头脑精明得很,居然用这套路拉拢顾客。便权当听个笑话,置之脑后了。

去年十月初,微信联系他想买些小米送人,却不见店家回复,心里还埋怨着,生意做大了,小单子难道还看不上?正仔细回忆着几年来关于小米及店家的往事时,微信上发来一行字:“对不起,打扰了。”痴痴地盯着这简短的六个字,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。店家与客户,每年因买

米卖米联系一两次,大半夜给我发语音视频,的确是有失礼节的。可是,他从未主动给我发过微信,从未有过任何不当言语,便隐约感到另有隐情。整理了思绪,我回复道:“没关系,你有什么事吗?”大概七八分钟后,几秒语音过来:“我想,和你说个事。”我立刻回复了“你说”两字。

“……你千万不要误会,我不是坏人。我妈半年前得了癌症,八十岁了,一辈子把苦受扎实了,我妈妈后我把店关了。上次你发微信说要买米,我也没顾上回。这个月初,我妈,走了。”然后,听见那头的他忍着哽咽:“我现在都不敢回家,我妈不在了,我的天塌了……”从抽泣到号啕大哭。

放在以前,我的第一反应是一个大男人怎可如此“娘”呢?生老病死,乃自然规律,人之常态,怎能哭成这样?可是,我明白生离死别之际,最心痛是他的亲人,特别是自己亲身经历过会过这种伤心,那种切肤之痛,那种恐惧无助,无法用语言或文字描述,或许只剩下眼泪才能宣泄这落寞的痛苦。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不在,人生只剩归途。不论是天真烂漫的童年、血气方刚的青年、沉着稳健的中年,哪怕是银发满头的老年,从父母撒手离别之刻起,就注定了儿女的无限思念,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、谁都不可替代的。

眼前忽然开阔,一大块空地显现,一下脚,地是松软的。昨天下了一天雨,大量水分还未被今日之秋阳蒸发透,一看就是人为平整过,大概是想建个停车场之类的,可以方便人们上二郎庙参观祭拜。抬头,面对晚天,只觉得满目空明,心旷神怡。云朵倏来忽往,幻化无穷,忽而旌旗招展,号角嘹亮,迈过群山;忽而又婷婷袅袅,在天边逗留片刻化为乌有,只留几抹微红,如失去的好梦。溶溶落日驱散了薄阴,云翳一下子变得透明,只有饱含冰晶的青色。人浸在这清辉里,月似乎无处不在,无孔不入,心神与苍穹融为一体,如水乳交融,有说不出的妙境。一时无我,让人忘了尘世的悲欣荣辱。

返回时,我们居然走错了路,折回岔路口,问及老乡,七嘴八舌地凑前来给我们指路,一位老司机一语点破,一路靠右行就出山了。

夜色无邪,月色更添了灵性。草木有柔肠,秋荷平淡自然,意犹未尽,至少能一直待在山中,人不会面目可憎。

的饵料。”

老头轻拍嘴唇说:“哎呀,叫错了,我今年刚过花甲,你该叫我老哥,看起来可要比我显老呀?”老刘心里不乐意,想着:你眼袋松弛,皱纹层叠,怎么虚伪说反话?

这时来了两个小年轻对老刘说:“大叔,我们两天都没有打到鲢鳙,你一来就上鱼了,确实厉害。”然后转头招呼老头:“张大爷,你当了几天空军,今天可要脱贫致富呀!”

“大叔?大爷?”老刘顿悟了,摸着头喃喃道:“有些上了年纪的同龄人,也包括本人。总是看别人比自己显老难看,那是孤芳自赏的心理作怪。如果纠结别人怎么称呼,那不是自寻烦恼吗?”

展。此刻,四周通透,满眼绿色,内心平静而踏实。校园的秋天是辛勤的老师用心酝酿出来的。

清晨,一脚踏进校园,就看见学校值周领导笑意盈盈地站在假山前,欢迎师生返校。这已经是校领导坚持多年的习惯了。我知道,值周领导一方面欢迎师生返校,一方面观察着师生的精神面貌,同时思考着学校的发展和未来。校园的秋天是在校领导们殷切期待中到来的。

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秋天是成熟的季节,是收获的季节。工人收获产品,农民收获庄稼,学生收获知识,老师收获“桃李”……正应了那句话,付出甘之如飴,所得归于欢喜。

我爱秋天,我爱校园的秋天。

人间真情

从此,他便像迷路的羔羊,没了依靠,丢了心魂,回到家里却再也叫不出那一声妈,那一声爸。

“你叫啥名字?”电话那头传来微弱的抽泣声:“我叫勇……勇……勇勇。”一瞬间,我仿佛看到远处有个瘦小的孩子,在漆黑一片的深夜,深一脚、浅一脚地探索回家的路,一不小心跌倒又爬起来,苦苦寻找着母亲的身影,期待着那一声熟悉亲切的呼唤。可他清楚,如今已听不见、找不见、寻不到母亲音容笑貌的蛛丝马迹,又无处表达,又怕被误解,不知经过多长时间的思想斗争,才鼓起勇气,把他那份思念情愫,倾诉给长相有几分相似他母亲的我。

妈妈——这个世界上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几乎都有同一种发音的词语,包含了太多太多,有疼爱、有艰辛、有包容、有陪伴、有守候……我也有亲爱的母亲,自己更是一名母亲。眼泪,禁不住夺眶而出。努力平复好心情,用陕北方言对着话筒说:“勇勇,别哭,别怕,妈妈在。”

他显然是愣住了。片刻后,声音里不见了哭声,不断地念叨:“你是个好人,好人呀……”此时此刻,他别无所长,一句“妈在”便慰藉了心灵,填补了空缺。

今夜无眠,因为勇勇的哭;今夜有眠,因为勇勇不哭。

万花筒

我要去找一株银杏——在西安城郊终南山下的一座寺庙中,相传是千年前唐太宗亲植的。

从公交车站走到山边寺院,经过一个小农村,看见四五位村民围聚在已休耕的广袤田间燃起篝火。初见时有些惊讶,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烧柴。直到走到山下寺庙前,又看见几处同样的情景,才知道生火是为了取暖。那时已入冬,虽未雪,但温度极低。

那寺庙名为“古观音禅寺”,占地不大,但一如其名,甚有古意。最早建于唐贞观年间,后来因政治缘故几经递嬗,如今又回归佛门。银杏树在寺庙的最深处,也是后方近山的高处。我标识识而入,见游人仅零星三两,即知不是佳时,心陡然一坠。来此之前,以为还能见到落叶如金毯的荣景,但我大概没能赶上。

我穿越一个像地窖的走道,光线幽暗微明,窗中有方泉眼。据闻,那棵银杏的树根,长久以来就是被这终年不绝的泉脉滋养着。沿阶梯走上高台,眼睛刚适应方寸的晦暗,倏地豁然一亮,天光云影夹道而来,待再睁眼时,一株银杏巍峨于前。

是啊!就是她啊!那身影,我在书中见过的,也是此行所盼。我千里而来,哪怕错过盛放的时序,也要见一见的。如今,她就在我眼前,朗立于月光?历经过多少华灯高悬的盛世,与遍地荒旱的凶年?一路风尘仆仆,将长安走向西,将繁华走向烟云。她老,满身皆是深皱皱纹与虬枝,却老得傲骨嶙峋,老得气韵遒劲。此刻,盈盈黄叶几已落尽,徒留一点余韵独自继续摆荡着。那余韵,是一千四百年前的鸢飞草长。

整座高台仅留约一公尺的走道,余地皆以栏杆围起,围成一座银杏之庭,银杏所在地宽绰不局促,其硕伟,树前端坐一尊典雅的观音石像,两者各自独立,又相衬得宜,谁也不抢谁的风采。

天寒静和,山色清越,叶落后的银杏,多了一份疏朗,一分寂寥。我边走边拍照,拍树,拍寺院的屋瓦与脊兽,再缓缓绕到另一侧。忽见一只猫,自僧寮的屋顶跳跃而落,熟路轻撒地从栏杆缝隙钻入庭中。那只猫,身壮结实,神态从容不怕人。它在银杏树旁来回巡弋,观察走道上的人,又贴身绕着古树,时立时卧,像个守护者,守护着古树周全。

我对这只猫并不陌生,常在网络上看见很多人到这里都会遇见它。黄叶盛放时,它看风风火火的游客来去;黄叶谢落时,则徜徉在漫漫无涯的年月里。我隔着围栏,凝视它们许久。古树褪尽铅华的虚怀,猫儿安适婆娑地顾盼,施施然,彼此相伴如莫逆,又于六尘中不离不染,别有一种广阔天地的浩荡慈悲。



姥姥的缝纫机

□赵凌飞

哒哒哒……这是我从小到大每次去姥姥家都能听到的悦耳声音。姥姥以前在水泥厂当工人,缝缝补补只是业余时的爱好,等到退休以后闲不住,便把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这台缝纫机上。

小时候,一到姥姥家,就看到姥姥坐在缝纫机前,双脚一踩底部踏板,缝纫机的轮子便“轱辘轱辘”转起来,带动着针尖上下跃动——像跳动的音符、美丽的舞者。几块剪好的布也逐渐有了形状,有时是小玩偶,有时是衣服,有时又是坐垫或背包,似乎姥姥的手有魔法,将一切事物都变得格外美好。我也常常像模像样坐在缝纫机前,新奇地欣赏着这台老古董,木香带着岁月发酵的味道扑鼻鼻孔,打开木盒,翻出粉笔在布上画好线,放在缝纫机的针头下,美其名曰“要给妈妈做件衣服”,踩着踏板,却常常或者腿酸,又或将线缠在一起,帮了倒忙。

后来我长大了,姥姥搬了几次家,缝纫机却一直陪在她身边。她成了文艺路买布的常客,水平也日益精进,家里谁裤腰大了、衣服长了,只要交给姥姥,保准做得又快又好。做棉绸睡衣、沙发布套、衣服盘扣,只要家里需要,只要你能描述出来,统统都搞得定。姥姥在这台缝纫机上,过去给妈妈、舅舅做衣服、缝书包,后来给我和弟弟、妹妹做睡衣、做棉袄,现在我也有了孩子,姥姥又变着花样给我的孩子做棉绸衣服、背带裤,这是她一辈子勤俭持家的习惯,更是对我们爱的传承。

现在,缝纫机的哒哒声开始沉重起来,姥姥的动作也渐渐迟缓。岁月带走了往日的穷苦与窘迫,却也留下了痕迹。它在姥姥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,一头黑发慢慢转银,她的手脚不再灵活,眼睛不再明亮,缝纫机的花纹也黯淡了许多,可还是改不了以前的习惯——不顾家人劝阻,在缝纫机前缝缝补补,踩踩踏板。我明白,这不只是她的爱好,还是她的习惯。

“啪”的一声,线断了。姥姥戴着老花镜,凑近针眼,费力地穿了过去。她满意地笑了,拍了拍缝纫机,仿佛抚摸着自己心爱的战马。一缕阳光,穿过明亮的窗户,晒在她的脸上,折射出道道沟壑。我静静地看着她,那一刻,仿佛光影倒流,姥姥的笑,和那台陪了她一辈子的缝纫机,在阳光里熠熠生辉。对于我们来说,这台缝纫机普通但不平凡,它传承着温馨记忆,是我成长的记忆与见证,也是我们家几代人之间爱的表达。

古银杏与猫

□龙悦